

出版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曾永義
主編

輯刊 研究 文學 古典

三 編 第 11 冊

「晚明文人」型態之研究

黃明理 著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三 編

曾 永 義 主編

第 11 冊

「晚明文人」型態之研究

黃 明 理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晚明文人」型態之研究／黃明理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民 100〕

序 2+ 目 2+158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三編：第 11 冊）

ISBN：978-986-254-553-9（精裝）

1. 知識分子 2. 生活史 3. 明代

820.8

100015004

ISBN-978-986-254-553-9



9 789862 545539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三 編 第十一冊

ISBN：978-986-254-553-9

「晚明文人」型態之研究

作 者 黃明理

主 編 曾永義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1 年 9 月

定 價 三編 30 冊（精裝）新台幣 4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晚明文人」型態之研究

黃明理 著

作者簡介

黃明理，臺灣彰化人，臺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現職國文系專任教授。親炙龔鵬程先生，以傳統文人型態考察為研究重點，撰有《「晚明文人」型態之研究》、《范氏義莊與范仲淹——關於范仲淹的儒學史地位的討論》、《儒者歸有光析論——以應舉為考察核心》。旁涉書法學，致力於基礎寫字教育，撰有〈左書左字論〉、〈基本筆形再認識〉等文及歷代名碑帖硬筆臨寫系列。

提 要

本論文以晚明新興文人為研究對象，在關注中國文人階層發展的前提下，提出「文人型態」的概念，將晚明新興文人視為一種型態之文人，名之曰「晚明文人」。「晚明文人」為宋文化普及過程之結果，其型態特徵為：重情而近於縱慾，唯美而至於虛矯，遠紹東坡之豪放灑脫，近承陽明之解粘去縛，嚮往豪俠之人格形象、閒適之生活境界；因受明末江南文藝消費社會之供養，故充滿庶民通俗之氣息，別於身屬廟堂心繫家國之士大夫文人。

論文首章除說明議題與研究動機外，重在釐清「晚明文人」之指涉，確立詞彙意義，以澄清前人使用此詞時依違於「晚明時期之文人」與「晚明新興文人」之含混。第二、三兩章探析「晚明文人」生成之故，前者著重社會環境，指出晚明文壇獨立於政壇之外，有一文藝消費社會相支持，得以提供無緣或無意從政之文人更多生存空間。後者則著重文化思想，上溯北宋難以彌縫之洛學、蜀學，以程頤、蘇軾之爭為論述核心，鋪陳其寢假而為道學與文人兩大陣營之文化發展脈絡，下逮明代中葉道學內部之修正，陽明心學使道學更形普及，而致良知教卻也對文人論述人生與文藝主張，多有資助。二者匯聚，故有「晚明文人」之崛起。第五章描述「晚明文人」之生活，概括其特徵，檢視其嚮往與實際生活之差距，第六章結論施以總體之評價。

自序

夫學，不可無宗旨，亦不可無感受也。宗旨不立，則愈博其知識，轉因成其支離；感受渺忽，則愈殫其精神，適以喪其生機。支離者，非學也，而學至於生機剝頹，亦何以學焉？

而宗旨之立，賴乎感受。以前賢之宗旨爲宗旨，然不能體會其感受，猶之乎矇目奔走，難以抵其方所。唯學者之感受，或限於身家，或繫於社稷，或充於宇宙，淺深殊異，閎細區別，其感受閎而深者，宗旨恢以遠，其感受淺而細者，宗旨或至蔑如矣！此鴻儒通儒俗儒小儒之所以判然分也。

是故，無感受、無宗旨，不足以言學，學而不至於鴻通，亦深愧於爲士矣！

然而，感受有時改易，宗旨難於確定，非上下求索，深造自得者，何敢侈言立？余之學也淺，余之資也薄，自從學以來，即孜孜以尋求宗旨爲念，而今其於爲學宗旨，尙猶昧然，然其求索之跡轍，乃不得不謂深且明也。本文之成，或可以爲紀焉。

—顧念己未以來，初因眩於賢聖之名，遂亦立志爲聖賢，鄙薄文章技藝爲末事；既而牽於年少之情，轉而沈湎於文藝，不耐性命理道之枯槁。自是以往，二者迭代消長，矛盾紛擾，躑躅喪志，而歲月延遷，二者終無一得焉。若求其所謂爲學宗旨者，亦絕無分寸萌生胸膺也。

比年，爲探討徐文長藝術之價值，乃多方閱讀晚明文集，以及今人相關之著述，而晚明文人反道學之情況，融合晉宋學風之企望，歷歷入目。余多年縈懷之慮，不期具現於故紙舊籍中。既覽陳跡，不免爲之詫訝嗟咨，詫訝之餘，乃覺天或欲以故史啓余也。何以言之？蓋余向年之感受，亦晚明文人

之感受也。衷此心曲，發爲言語，施諸行事，晚明文人之疏密得失，乃昭然呈現，而後人論評之者眾矣。持此史鑒，或可照察余之得失，而矛盾猶豫，亦可因之而斷矣。

於是，即以晚明文人爲對象，抽繹其生活特徵，研考其思想內涵，蒐討其生成之故，分析其得失之由，欲以觀其全貌，引以自鑒焉。而晚明文人既爲歷史客觀之存在，則探究其型態，亦有助於了解其所創作之文藝，並論斷其歷史地位也。是以不揣淺陋，表出文字，草成此論文。

本論文者，實紀錄余從學過程中，追索爲學宗旨之一頓挫也。如今，雖仍闇無宗旨，然而往昔之疑惑，乃暫得解紓矣。蓋學文、學道非兩不相得也，所以拘限而以爲對立者，要以感受卑靡，胸懷不壯故耳。

前述因緣，固余一己之事爾。今既表出爲論文，則不能不就學術而言之。此序所當表明者，乃本文之闕漏也，諸如三教全一之論，沸騰於明末，而本文未及討論；宋明文化之發展，爲文化史研究之環節所在，而本文述而未備，皆爲缺失之大者也。然余自知之矣，或未及討論，或論而不詳者，無他，學力困弱，才思窘乏，雖欲爲而不能者也，唯有待於來日裨補之耳。自知之失，有如是者，其蔽而不自見者，恐有不盡，則尚祈博學君子有以教之。

至若本文研究之價值，章節之大意，具載於緒論中，茲不贅敘。

己巳穀雨黃明理謹識於台灣師大國文研究所



目

次

序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釋「晚明文人」	1
一、「晚明文人」詞意之澄清	1
二、「晚明文人」之指涉	5
第二節 本題研究動機及其價值	9
一、可為研究晚明文藝之基礎	9
二、可資評估「晚明文人」之價值	10
第三節 本題研究進路	12
第二章 「晚明文人」所以形成之社會基礎	19
第一節 文壇與政壇之分離	19
第二節 繁榮社會之風雅追求	22
第三節 文藝消費結構及其非理性傾向	26
一、晚明之文藝消費結構	26
二、文藝消費中聲名之影響性	29
第四節 消費型社會	32
第三章 「晚明文人」所以形成之思想背景	37
第一節 宋代學術內部之分歧	38
一、洛蜀黨爭	38
二、程蘇學術之差異	42
三、程蘇價值蘊向之分歧	51

第二節 「晚明文人」思想形成之脈絡.....	55
一、道學與文人之爭議.....	55
二、道學之修正.....	61
三、「晚明文人」之反道學.....	65
第四章 「晚明文人」之生活.....	73
第一節 資料之選取.....	73
第二節 「晚明文人」所嚮往之人生格調.....	76
一、人格形象之嚮往——豪傑.....	76
二、生活境界之嚮往——閒適.....	82
第三節 「晚明文人」之生活內容.....	87
一、讀書談藝.....	88
二、玩物遊賞.....	92
第四節 嚮往與實際之差距.....	97
第五章 結 論.....	101
參考書目舉要.....	107
附錄一 精魅觀點——論〈西湖七月半〉的敘述 主體.....	113
附錄二 徐文長書、詩、文、畫自評之探究.....	131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釋「晚明文人」

一、「晚明文人」詞意之澄清

近年來研究晚明文學之論述不少，如陳萬益《晚明性靈文學思想研究》、《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陳少棠《晚明小品論析》，周質平《公安派的文學批評及其發展》，曹淑娟《晚明性靈小品研究》，龔師鵬程〈由茶根譚看晚明小品的基本性質〉等學術論著，皆有可觀，而選輯介紹說明小品之書籍，亦多刊行，頗能接續抗戰前熱衷提倡晚明文學之盛況。

抗戰前學者由新文學運動而上溯公安竟陵，認晚明文學為新文學之源頭，〔註1〕對於有清三百年間加諸晚明文學之批評，大感不滿，於是重新評價晚明文學，並為晚明士大夫辯護，詮釋前人之心曲。近年之學術論著，雖是後出轉精，然而並不離此方向，對於晚明文學之作者，皆作深入探討，並施以評價。在此熱烈討論中，「晚明文人」四字遂屢屢見於字裡行間。如云：

晚明文人終於有足夠的勇氣，不假依傍，獨立思考，不必襲古，而自述己見。（《晚明性靈文學思想研究》頁8）

〔註1〕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云：「假如從現代胡適之先生的主張裏面減去他受到的西洋的影響，科學、哲學、文學及思想各方面的，那便是公安派의思想和主張了。」盧前刊印《瑯嬛文集》，跋語云：「往在蜀中，劉君咸炘嘗語前云：近世新文藝，其原蓋出於浙東史學，而晚明諸家為之先河，張宗子岱，實啓之也」。意見甚為一致，皆以民國新文學與晚明文學關係密切。

錢氏在此明白指出：性靈非他，只是學問與習慣相融相忘後之結果，可以為高談「性靈」的晚明文人下一鍼砭。（《公安派的文學批評及其發展》頁28）

不能掌握這種隔的美感，對晚明文人的作品與人生態度，便有許多不可索解，以致亂作解之處。（〈由菜根譚看晚明小品的基本性質〉，《中國學術年刊》第九期，頁187）

晚明文人常思遠離宦場與人群的是非，自然發展出山居取閒的好尚。（《晚明性靈小品研究》頁251）

觀其行文，「晚明文人」蓋為不可分割之詞彙，皆作為一特定對象之指稱詞。抗戰前學者討論晚明文學，似乎無有如是用者，「晚明文人」，應可視為近年來研究晚明文學論著中之新興詞彙。

然而，由於研究者並未嚴格其界說，確定其指涉，因此「晚明文人」四字，或以泛稱晚明時期之所有文人，或以專指晚明新興文學之作者，頗為不定。陳少棠《晚明小品論析》中以為晚明「小品」特具名士派氣味，及反傳統精神。「小品」作家，「主要是山人，名士和不受名教拘縛的文人，此類作家有一共通的特點，就是思想比較通脫，富於浪漫氣息」，〔註2〕因此特稱之為「非正統文學家」，〔註3〕以別於晚明一般文學家。當其敘晚明「尺牘」創作時，云：

晚明「小品」作家，非常重視尺牘，而一般文人亦膾炙嗜之，故當時尺牘的集子往往可以海內共傳，……基於上述原因，晚明文人，尤其是「小品」作家，便往往喜歡利用尺牘為創作。

顯然，此處所言「晚明文人」，外延大於「小品作家」，乃泛稱晚明時之所有文人，包括小品作家（非正統文學家），以及一般文學家。

再以周質平「晚明文人對小說的態度」一文為例。文中指稱：

晚明新派文人所主張的用小說來促進「世道人心」的說法也並不是什麼新發明，只不過是舊瓶新酒罷了。他們這個看來極新的主張，跟當時不推崇小說的舊派文人的看法，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距離。〔註4〕

〔註2〕《晚明小品論析》第四章「乙、思想生活」，頁47。

〔註3〕《晚明小品論析》第二章言小品之特色，以為小品作家具有反傳統精神，因此別於「正統文學家」而稱之「非正統文學家」，見頁15。

〔註4〕見《公安派的文學批評及其發展》，商務。頁57。

新派文人推崇小說，舊派文人並不推崇，二方壁壘分明。文章之前謂「擬就袁宏道對《金瓶梅》的態度來探討晚明文人究竟為什麼推崇小說？」，〔註5〕則所謂「晚明文人」，應指新派文人而言，而舊派文人無與焉。前引文之後乃又論曰：

換句話說，他們（指新、舊二派文人）爭論的焦點，並不是小說應不應該為社會道德服務，而是像《金瓶梅》這樣的小說是不是一個有效的服務工具。至於小說應有其獨立存在的文學價值而不必依傍於道德作為附庸的觀念，始終不曾在晚明文人中有過闡發。

就其文意發展言，此處之「晚明文人」，乃隱隱然作為新舊派文人之總稱也。亦因作者有以「晚明文人」指涉所有的文人之意，是以對於晚明新興文學之作者，往往稱「新派文人」、「晚明這批較為激進文人」，〔註6〕而非明確地以「晚明文人」稱之。

陳、周二人使用「晚明文人」時，偏於泛稱晚明時之文人，明矣。比較下列引文，當見其異：

晚明文人標榜性靈為創作根源，自然並不必接受既定的成規與成說。（曹淑娟《晚明性靈小品研究》頁248）

根據史實判斷，標榜性靈為創作之根源，只是晚明時部分文人之主張，其數量或許不少，然並非全部文人皆如是。因此，句中所謂「晚明文人」，唯屬專稱特指，其命題方能成立。顯然不同於陳周二人之用法。文法上，陳周二人所言「晚明文人」，間可加一連詞「之」，而成為「晚明之文人」，其指涉範圍不變。此顯示二人之用法，並非將此四字視為專有名詞。曹文則不能作如是觀，「晚明文人」於句中是為一名詞，指謂明時「標榜性靈為創作根源」之文人。名詞間，乃不得加入任何一字。

唯上述之差異，實因詞彙意義未經共同約定所致，其混亂程度有限，且為新詞彙形成時，常見之現象。「晚明文人」意指之混雜，則另有更嚴重之原因，即是：研究者論述時並未釐清研究對象之範圍。蓋研究者以新興文人為研究對象，——亦即特稱之「晚明文人」——，觀察而得其思想、生活風貌，詩文理論等等特徵，進而有意無意將此行為特徵，視作當時文人——亦即泛稱之「晚明文人」——普遍具現之行為模式。以致「晚明文人」之指涉，乃游移於泛稱與專指之間，其詞義遂混雜不明矣。

〔註5〕同註4引書，頁52。

〔註6〕同註4引書，頁51。

茲以《晚明性靈小品研究》為例。此論文以晚明性靈小品為研究對象，所研究之人物主要即是新興文人，唯緒論中云：

小品以抒寫性靈為基本精神，文字中載錄重心即落在：作者於人世環境中，因自然景物或人事事件興發的心靈經驗。因此，本文第五章即探討晚明文人在小品中呈現的各種生活層面，各層面間互有關聯，而且有很顯著的時代性，可視為時人普遍的處世模式。（頁9）^一

小品中所呈現之生活層面，應屬小品作家所有。小品作家，自《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至今日學者，皆知其為晚明時之部分文人而已，所謂「非正統文人」、「新派文人」也。然而此文中乃認為此部分人物之生活，可視為當時人「普遍」之處世模式。新興文人之特徵，既可作為時人之普遍行為，以此推之，則當其使用「晚明文」人」一詞，則難以定其是為專指，仰為泛稱。不論其所認定是否屬實，然其於晚明新派文人與晚明時人之界限，未刻加區分辨明，則無可否認。

唯其如此，是以自小品文中抽離出「退離的處世態度」之共相，卻未能察覺所引證人物，乃有與此模式格格不入者，此如東林領袖高攀龍。^{〔註7〕}東林學派懷抱聖賢志業，於現實政治甚為關心，於異端闢之甚疾，本與小品作家，山人名士之處世態度涇渭分明，何可強之使同？蓋衛泳《晚明百家小品》（《冰雪集》）收有高攀龍文，其「荷篠者言」亦表現一片隱者胸懷，然並不能以此遂認高攀龍為小品作家。文為衛泳收入小品集中，只能代表衛氏之觀點，高攀龍是否以小品自視，則未必。此猶王聖俞選輯東坡文為《蘇長公小品》，人並不以東坡為小品文家也，其理甚明。理甚明而不能見者，要以未辨明「晚明文」人」與「晚明之文人」不同故也。

因此，論文中言及「晚明文」人」時，觀其描述，類皆就新興文人立言，然通觀各處，則又令人疑其包括晚明時各類型之文士。「晚明文」人」詞義，乃由是混雜不定。

既知「晚明文」人」詞義混雜有如是者，則本文首當澄清其意指。吾人所謂「晚明文」人」，乃指涉晚明新派文人也，用以呼應所謂之「晚明文學」。

今日言「明末文學」、「晚明文學」，學者大抵皆有共識，意指公安、竟陵

〔註7〕 見該書第五章第一節「甲、退離的處世態度」，頁209。認為「捨用世之志，取閒居悠遊之樂」是高攀龍與華無技二人共同的體悟與抉擇，在當時有普遍代表性。

標舉性靈之文學。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以爲清朝文學有三方面之發展，其一延續「明末文學」，至袁枚而止。而袁枚乃公安之嫡傳，〔註8〕則所言「明末文學」，指謂晚明新興文學也。否則，清初沿承明末其他流派者，亦復不鮮，將如何說？蓋公安竟陵爲明末文壇新興勢力，顯然別於舊有文風之承襲者，是以得稱之「明末文學」，其說甚爲自然，人無疑義。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論明末散文，只以袁宏道、劉侗、王思任、張岱爲例，〔註9〕陳萬益〈蘇東坡與晚明小品〉一文，建議棄用「小品」之名，而代以「晚明散文」，〔註10〕皆爲同理，以新興者得冠時代之名也。

文學之稱名，既已如是，則以「晚明文人」指稱晚明新派文人，亦理之所許可也。

二、「晚明文人」之指涉

「晚明文人」用以指涉晚明新派文人，前已明之，然所謂新派文人底何所指？觀近人著作，當可大略得其輪廓，大抵公安、竟陵派諸文人，以及一批山人、小品作家等等是也。唯小品作家之認定，近人往往有疏忽處。前文所舉高攀龍即是一例。又如黃淳耀，亦見列於陳少棠重要小品作家之表中。

〔註11〕《四庫全書總目》評黃氏云：

淳耀湛深經術，刻意學古。所作科舉之文精深純粹，一掃明季剽摹、譎怪之習。而平日力敦古義，尤能以躬行實踐爲務，毅然不爲榮利所撓。如〈吾師〉、〈自監〉諸錄皆其早年所訂論學之語，趨向極爲醇正，而平易可近，絕無黨同伐異之風。……文章和平溫厚，矩矱先民，詩亦渾雅天成，絕無孺響，於王李鍾譚餘派去之惟恐若浼，可謂矯然拔俗。〔註12〕

就其學術、爲人、詩文風格視之，黃淳耀必不可入於小品作家——所謂不受

〔註8〕同書云：「以袁中郎作爲代表的公安派，其在文學上的勢力，直繼續至清代的康熙時代。集公安竟陵兩派之大成的，上次已經說過，是張岱。張岱便是明末清初的人，另外，還有金聖歎、李笠翁漁、鄭燮、金農、袁枚諸人。」

〔註9〕見該書的第二十五章「四、晚明的散文」，云：「晚明新興的散文，是公安竟陵文學運動的直接產物，比起他們的詩歌來，散文的成就是比較高的。……當時寫這種散文的作家很多，現在只舉出袁宏道、劉侗、王季重、張岱四人作爲代表，以見晚明散文的風格。」

〔註10〕文收在《晚明小品與明季文人生活》一書。

〔註11〕《晚明小品論析》附錄「晚明小品作家一覽表」。

〔註12〕《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二，《陶庵全集》提要。

名教束縛、富於浪漫氣息之非正統文學家——之列。豈黃氏一人，而清初學者與陳少棠之認識有天淵之別？不然，實陳少棠未能細察黃淳耀之爲人及文學故也。

蓋近人掌握小品作家，或以前人選編之小品集爲依據。然選編者之選文，乃出以己意，以文之合其小文小品標準者，即可收之，初不必考作文者之心志、學術、爲人也。是以古之作家有文而當其標準者收之，當今文士有文而當其標準者亦收之，如高攀龍、黃淳耀，皆有文而爲小品選家認可而收者也。而近人於小品集中見二人之文，遂以小品作家視之，而未察其精神有大不類者。

高、黃二人，其例之顯者也，同於是者，必當有之。爲免此糾纏，吾人不妨以《四庫提要》爲準，大略勾勒「晚明文人」之範圍。

據《四庫提要》描述，明末文風，要有二派，其一爲七子派之延續，其一爲公安，竟陵之新潮，二派競相爲說，紀昀等人曾嚴厲批評之，斥爲僞體，云：

大抵明季諸儒，守正者多迂，驚名者多詐。明季詩文沿王李鍾譚之

餘波，僞體競出。〔註13〕

又云：「萬曆以後之詩，不公安竟陵，則仍太倉歷下耳」。〔註14〕蓋三袁一出，雖一掃王李之雲霧，天下之文士始知疏淪心靈，搜剔慧性，〔註15〕然並未能席捲天下，盡去王李復古之勢力。不僅此也，公安之勢隨即由竟陵代之。中分詩壇，對壘樹幟者，七子與鍾譚也。〔註16〕七子之文學主張，終明代而未消，其跡甚明，不可驟然以爲明末文壇唯公安竟陵獨盛也。

竟陵雖取公安而代之，二者文學主張亦有異處，然大體而言，猶有相通之精神與風格，可視爲一系之遞嬗也，是以公安、竟陵多合稱之。此爲晚期新興之文派，吾人所謂「晚明文人」者，大要以公安竟陵爲核心。若七子之餘派，雖亦活躍當時文壇，不在吾人指謂之列也；抑或獨立於風氣之外，如前述高、黃之人，亦斷不可攙入也。

王李餘波，《四庫提要》大抵評爲鈎棘塗澤，〔註17〕三袁新派，則評爲纖

〔註13〕《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二十二，《鈍吟雜錄》提要。

〔註14〕《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九，《峽雲閣存草》提要。

〔註15〕見《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袁宏道傳。

〔註16〕錢鍾書《也是集》論明末詩派，言之甚詳。

〔註17〕《袁中郎集》提要云：「李夢陽、何景明起而變之，李攀龍、王世貞繼而和之，

佻儇薄，么弦側調。如云：

屠隆爲人放誕風流，文章亦才士之綺語，……蓋沿王李之塗飾，而又兼涉三袁之纖佻也。〔註18〕

隆萬以後，公安三袁始攻擊王李詩派，以清巧爲工，風氣一變。天門鍾惺更標舉尖新幽冷之詞，與元春相唱和，評點《詩歸》，流布天下，相率而趨纖仄。〔註19〕

《甜雪齋集》……氣格纖瑣，皆無足取，前有思恭自序，大旨以竟陵爲宗。〔註20〕

《立命堂二集》……蓋其時去明未遠，故通體皆摹鍾譚，以幽冷纖巧爲宗。〔註21〕

萬曆以後，公安竟陵交煽僞體，么弦側調，無復正聲。〔註22〕

評爲纖佻，蓋自詩文風格上言也。三袁鍾譚如是，三袁所推重者，如徐渭，詩文亦不離此風調。《四庫提要》云：

其詩欲出入李白、李賀之間，而才高識僻，流爲魔趣，選言失雅，纖佻居多。譬之急管么弦，淒清幽渺，足以感蕩心靈，而揆以中聲，終爲別調。〔註23〕

類此纖佻之評，亦屢施之於陳繼儒，《巖棲幽事》評以「詞意佻纖」，〔註24〕

《銷夏》評以「纖仄瑣碎」，《古今韻史》評以「纖佻彌甚」。〔註25〕屠隆、袁宏道、陳繼儒，正爲晚明「纖佻」文風之代表，是以當言某人某書識趣議論「出入於屠隆、袁宏道、陳繼儒之間」，〔註26〕則讀者即能知會其意也。

不論個別而論群體，則明季山人，乃不脫纖佻之習者也。四庫提要之評

前後七子遂以仿漢摹唐轉移一代之風氣。迨其末流，漸成僞體，塗澤字句，鉤棘篇章，萬喙一音。」《白榆集》提要云：「蓋沿王李之塗飾，而又兼涉三袁之纖佻」，又《貽清堂集》提要云：「凡文三卷，詩一卷，多直抒胸臆，無明末鉤棘、纖佻之習。」要皆以鉤棘塗飾批評王李流派。

〔註18〕《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九，《白榆集》提要。

〔註19〕《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八十，《嶽堂集》提要。

〔註20〕《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八十，《甜雪齋集》提要。

〔註21〕《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八十三，《立命堂二集》提要。

〔註22〕《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八十，《甬東山人稿》提要。

〔註23〕《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八，《徐文長三集》提要。

〔註24〕《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

〔註25〕《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二。

〔註26〕《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四，《竹裕園筆語》提要云：「……三書識趣議論，出入於屠隆、袁宏道、陳繼儒之間，蓋明末風氣如是也。……」

云：

《巖棲幽事》……所載皆山居瑣事，如接花藝木以及焚香點茶之類，詞意佻纖，不出明季山人之習。〔註27〕

《讀者止觀錄》……是書乃襲陳繼儒《讀書十六觀》之餘緒，推而衍之，雜引古人論讀書作文之語，而稍以己意為論斷，語意佻，頗類明末山人之派。〔註28〕

《觀生手鏡》……詞氣儂薄，皆明末山人之習，必萬曆以後人之作也。〔註29〕

《燕居功課》……所見率皆膚淺，至於標題纖巧，識見偏駁，尤明代山人結習。〔註30〕

公安竟陵興於隆萬之後，山人四出，亦於萬曆之間，而氣格類皆纖佻儂薄，其間必有密切關聯。

山人行為特色為矯言幽尚，強作雅態，其寫作文字，每多小品卮言。陳繼儒可稱山人之首，亦為小品寫作之名家。《四庫提要》云：

隆萬以後，運趨末造，風氣日偷。道學侈稱卓老，務講禪宗；山人競述眉公，矯言幽尚。〔註31〕

《蔬齋屏語》……蓋亦趙宦光、陳繼儒之類，前二卷皆隨筆小品，不儒不釋，強作清言，不出明季山人之窠臼。後二卷為詩，末為自作小傳，亦當時纖佻之體。〔註32〕

《唾居隨錄》……又多為對偶長聯，猶沿明季陳繼儒等小品之習。〔註33〕

陳繼儒之為纖佻，山人氣習之為纖佻，小品文字，亦莫不以纖佻評之。所謂「分類編輯，屬辭隸事，多涉佻纖，不出明季小品之習」、〔註34〕「下語頗涉纖仄，尚未脫明季小品積習」，〔註35〕等等評語，不一而足。

〔註27〕《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巖棲幽事》提要。

〔註28〕《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二，《讀書止觀錄》提要。

〔註29〕《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二，《觀生手鏡》提要。

〔註30〕《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二十七，《燕居功課》提要。

〔註31〕《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二，《續說郛》提要。

〔註32〕《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二十五，《蔬齋屏語》提要。

〔註33〕《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二十五，《唾居隨錄》提要。

〔註34〕《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十六，《花史左編》提要。

〔註35〕《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十六，《倦圃蒔植記》提要。